

帝国主义的 心理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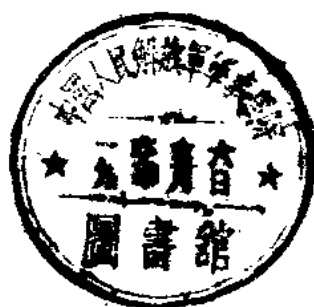
П·布尼亚科夫 著
B·科莫洛夫



62799/56

帝国主义的“心理战”

П·布尼亚柯夫 著
В·科莫洛夫 译
何 宁 译



群众出版社

1961年11月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营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总)149(社)27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5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2千字 印数00001—10300册

定价0.41元

內 容 提 要

“心理战”又叫做“精神战”或“政治战”，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所一貫鼓吹和使用的“思想武器”之一。本书揭露帝国主义“心理战”的丑恶实质和罪恶目的。书中引用了“冷战”謀士的不少言論和帝国主义国家使用“心理战”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顛复破坏活动的許多事实。这些言論和事实清楚地告訴我們：对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Л. Буняков

В. Комолов

ТРИ ЦВЕТА. ЧАСТЬ ОД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目 录

序言.....	(1)
“心理战”的实质和目的.....	(3)
大搞起来.....	(10)
怎样把谎撒得逼真？.....	(24)
“白色宣传”.....	(33)
美国新闻署.....	(38)
“美国之音”.....	(51)
“B—B—C”.....	(66)
“灰色宣传”.....	(74)
“自由欧洲”电台.....	(74)
“解放”电台.....	(94)
“黑色宣传”.....	(108)
为“心理战”组织者服务的分子.....	(131)

序 言

我們要对讀者讲的这种与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为敌的活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各有不同的名称。在英国叫做“政治战”,在西德叫做“精神战”,在美国叫做“心理战”。我們主要使用美国的术语,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大量采用的新侵略手段的共同特点。

本书要叙述帝国主义思想家广泛展开的斗争,他們要控制人的智慧和精神,用各种方法来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威信,污蔑和誹謗共产主义思想,把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美好的”和“永恒的”世界的反历史、反现实的观点强加給各国人民。他們正对普通人的感觉和情緒,正对普通人的思想方式、願望和要求进攻。

“心理战”的宗旨是:动摇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未来的信心,削弱他們的意志,激起和利用人們的沉痛心理状态——不滿、忧郁、絕望、惊慌,簡短些說,就是破坏人們的精神力量。肆意欺騙輿論,誣蔑摆脫了剝削枷鎖的各国人民的偉大成就,这就是“心理战”理論家和实践家的目的。

资本主义最害怕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因为他們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作为旧社会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因此,今天在世界上空高高地升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要解除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里的能使資本致

死的武装——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思想。于是，帝国主义者对他们公开进行的“心理战”寄予极大的希望，并不惜耗资亿万金钱来进行这种肮脏的“精神战”。

本书旨在揭露美国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思想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进行的“心理战”的实质和手段。同时，作者还想揭穿“心理战”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所谓真象或本来面目。这本小册子里引用了这种冷战“战略家”的不少言论，列举了美国的许多国家机关和私人团体、报刊和广播电台、反革命流亡白匪团体和组织反苏事实。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作者从外国资料中取来的，在苏联刊物上还是初次发表。毫无疑问，我国读者根据这种文件可以对于美国侵略集团进行的“心理战”的仇视人类的罪恶性质得出结论。

“心理战”的实质和目的

帝国主义者的所謂“精神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心理战”专家们已不打自招地说得十分明白了。

倫涅巴尔格教授在他的《心理战》一书中，詳細地叙述了“怎样化热情为愤怒，化个人的机智为群众的胆怯，化磨擦为怀疑，化偏見为狂暴”。臭名远揚的美国“心理战”战略家、共产主义的最凶恶敌人、間諜分子法拉戈在《智慧的战争》一书中強調說，虽然“宣傳也要起邏輯作用，但是它主要是影响人的感情。因此，宣傳要把爱与憎、正义与非正义、实話与謊言合併应用。”

当然，这种厚顏无耻的論調，不止涉及“感情領域”本身，它的作用范围很广。它証明齟齬断侵略集团并不掩飾“心理战”的反人民目的。

1955年，紐約出版了約翰·斯科特的《政治战》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生存竞争教材》。作者是一位美国新聞記者，也是一个用各种謊言进行反苏宣傳的老手。斯科特悲伤地說：“从各方面来看，我們还可能要和共产党政府一同在地球上长久地相处。”可是他接着下結論說：“如果西方国家想保全自己，那么它就应当消灭各国的共产党政府，离間共产党政府之間和它們的人民之間的关系。”

斯科特在第二章《政治战的破坏手段》中写道，“破坏性的政治战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外交手段、經濟压力、蒐集情

报、虛伪报道、挑畔、恐吓、暗中破坏、实行恐怖、孤立敌人、使敌人得不到朋友的支持等办法，来削弱敌人，可能的話，就消灭敌人。”

《新聞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国外的反美主义作斗争》的文章，作者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宣傳的目的。

文章中写道：“美国宣傳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呢？是反对共产主义嗎？是博得好感嗎？是制造恐怖嗎？是取得尊敬嗎？是用热烈的言詞进行冷战以贏得胜利嗎？从某种意义上來說，美国宣傳应当注意这些目的，或者最低限度要在某种程度上注意上述各种目的。但是無論多么反常，它的最終目的却很有限，这就是促使实现美国在某一个时期內对某一个地区的外交政策的目的。”

从上述言論中，可以看出一个問題：《新聞周刊》表現了发表无中生有的怪論的惊人能力。仿佛美国在某一个时期內，对某一个地区的对外政策不是反人民的，它的目的似乎不是引起恐惧，不是在美国所制造的“冷战”中获胜，不是镇压解放运动……

当然，很难把（即使是为了伪装）美国对外政策的侵略計劃同美帝国主义的辯护人的侵略性“心理”宣傳活动分开。甚至許多机关刊物，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公报，都认为无須隐諱这一点。

布洛克在美国《国务院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宣傳》的文章。他写道，美国的宣傳是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它使人相信美国所捍卫的是什么；这种宣傳和它所支持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終极目的是一致的。他繼續写道，从实质上来说，政策就是炮架、炮筒和炮弹，而宣傳就

是火药。

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对于1948年美国《交换教育情报和經驗》的第402号法令的評論，是值得注意的。他解釋道，在这个法令的字里行間，包含着对其他国家人民傳播美国所固有的思想和观念的企图。布洛克断言，这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人民和政府“按照有助于接受美国标准并和美国互助合作的方向”来思想和行动。

甚至連稍有点政治常識的人也都明白，什么是“接受美国标准并和美国互助合作”。企图称霸世界和鎮压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早已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因此，难怪在有关美国宣傳的书刊里，經常翻来复去地強調这些“心理战”老調：“我們应当领导世界”、“我們的使命是领导各国”、“美国人准备担負全世界的使命”等等。

美国外交界的刊物《外交杂志》曾經写道：“既然我們的使命是领导世界，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我們的產品中加上一些外国人很不喜欢的、但是我們认为是为共同利益或者为科学所要求的成分，也許是必需的。”

这是多么无耻的說法！“智慧战”的战略家制造“心理产品”难道是为了共同利益嗎？当然不是，这里所說的一切“心理攻势”计划，都是为早就梦想为全世界“掌舵”的美国大資本家的利益服务，并帮助他們建立世界霸权。帝国主义的宣傳家知道仅靠“心理方法”不能实现侵略世界的计划，因此他們主張把“精神战”与扩大軍事基地、施加經濟压力和施展外交手腕配合起来。他們认为这种配合是壟斷資本家达到侵略目的的重要手段。

美国陸軍上校乔治·賴因哈德在他所著的《原子时代的

美国战略》一书中，表达了美国侵略集团的人物的思想。他写道，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军事和经济力量作后盾，就不可能迫使别人投降，也不能保证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思想和其他手段配合起来，就能够为达到“我们民族的目的”创造条件。他强调指出，“进行冷战必须同时加强心理战、经济战和政治战。”

这位好战的上校，除了这种无耻的自白以外，还在另外的发言中说明过武装侵略和“心理进攻”的关系。赖因哈德主张采取“攻势政策”，建议动员全部武装力量，对“苏联势力圈中最薄弱环节”施加压力，并用“类似的集结兵力”配合心理和政治口号，以便在“苏联势力圈”与资本主义世界谈判时达成重要的协议。无疑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观念中，大炮与思想的关系，大概不能比这说得更露骨了……

在“心理战”拥护者的这种不和谐的大合唱中，也往往夹杂着批评“心理战略”的某些方法，甚至批评整个“心理战略”的叫嚣。这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和动机：有些人看到“心理攻势”的失败和破产，另外一些人主张采取另一种“冷战”方式，还有一些人认为公开谈论象“心理战”这种不体面的东西，一般地说来是有害的。……但是，这些人都不止一次地证实了帝国主义者争夺世界霸权中所用的“心理战”的侵略性和恶毒，暴露了“心理战”的反人民的目的。

美国杂志《读者文摘》在一篇题为《我们失败的战争》文章中写道：“老实说，我们向世界上其他各国传播民主理想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大概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他们在清

醒时就会明白，世界上很少有甘心为美国式的“民主理想”而赴湯蹈火的狂人。那些妄图統治世界的新野心家正迫切地需要千千万万这种狂人。“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杂志忧伤地問道。看来，对于控制人的智慧的特殊重要性，完全有重新認識的必要。《讀者文摘》写道，一切民主国家都必须参加这种工作，而美国必須在其中起领导作用。

这个杂志繼續写道：“使全世界相信我們的思想方式的正确性，不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們的国防組織中应当設立一个新部門。这个新部門可以叫做国际关系部，并应由我国最聪明的人来担任这个部的工作……”

从“精神战”歌頌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謂“聪明的”美国人在对全世界普通人的意識进行心理进攻时应当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呢？另一个“心理战”专家斯累辛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极“生动地”說明了心理战略的实质和目的。

他在美国的《記者》杂志上写道：“政府的代表在正式声明和非正式报告中，都宣布开始‘心理进攻’，目的是在冷战中取得主动，完全改变国际捉迷藏的性质，‘使北京不安，使克里姆林宫莫名其妙和苦恼’，这一次还要使共产党人在世界大战中意志‘失去平衡’。我們认为‘矜持’是被动的、不道德的、自杀的行为，应当放棄它，今后要在敌区里进行心理战，揭穿国际協議，利用短波无线电广播和傳单来加强攻势。在这一方面，心理战的方法应当起主导作用。”

斯累辛哲所說的“敌区”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美国政治头子們打算首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心理战。但是，如果认为他們对“自己朋友地区”放任不管，那就錯了。他們在

“自己朋友地区”也对人民进行心理战，以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牢牢地绑在美国战车上。在美国富翁看来，在这些地方一定能成功，因为这里正实行“美援”，当然，这种“美援”必然会放出诱人的心理光辉……

但是，在这里事情也不顺利。1955年在纽约出版的凯斯勒的《数十亿美元、重大的错误和荒谬的行为》一书中，说明了美国宣传的破产。

作者的目的是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在国外这样不受欢迎？为什么美国的所谓同盟者接受几十亿美元的“美援”，反而对美国人不好甚至仇恨呢？为什么美国人在国外竟然受侮辱呢？这一切的原因何在呢？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

凯斯勒写道，他在三年多时间内，跋涉七万五千英里，旅行过许多国家。他发现“世界各国的确对美国人普遍不好，而且近于公开的敌对，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增长。”

凯斯勒在国外看到很多美国宣传机关住在警卫森严的高楼大厦里。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城市里美国宣传机关的活动情况，它们每天细心地把当地人格格不入而且敌对的美国“理想”世界硬往他们头脑里装。

凯斯勒写道：“宣传和援助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内容。”但是他继续写道：“美国目前最忧心的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孤立。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陷于空前无比的孤立状态。”美国不但同“共产主义阵营”对立，而且“自由世界”许多国家也背离美国。作者谈到法国人时写道：“我们保护他们，可是他们仇恨我们。”在英国，据伦敦《每日镜报》报道，每四个英国人中就有三个人对于美国不是冷淡，就是不友好。

凱斯勒写道，他为了找出为什么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不能“爭取朋友”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訪問了这些地方的各种人。他和商店老板、中小商人、家庭主妇、工厂管理人、工人、銀行家、出版商、編輯和新聞記者、飯店的堂倌，以及政府官員都談过話，他們都不接受美国宣傳，原因是美国宣傳在和捏造的“共产主义”威胁作斗争的遮羞布掩盖下，一股勁地劝导大家只要为美国服务，准备战争，放棄自己的民族利益，祈求山姆大叔，那就一切都好……

一位希腊編輯說：“美国人总是拿共产主义的威胁来吓唬我們。”羅馬的一家飯店主人說：“美援”和美国宣傳在意大利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它專門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的。他說：“意大利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在意大利关心这个问题甚于意大利人自己呢？”

巴黎有一家大报纸的出版者公开說：美国宣傳实际上已經充滿了法国的报刊；但是完全“沒有用处”。他說：“星期一我們的报纸第一版上刊登你們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星期二第一版上刊登你們的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星期三第一版上刊登你們的参議員，星期四第一栏上又刊登艾森豪威尔先生，星期五又刊登杜勒斯先生，星期六第一版上又刊登那位参議員。好在我們星期天不出报。”这个法国人接着說，如果美国的报纸第一版上每天都刊登法国的政治家，那么美国人会怎样想呢？”有时我們（法国报纸的編輯——原作者注）觉得你們的政治家希望被登上全世界报纸第一版……”

分析美国报刊上有关“心理战”宣傳和組織的各种问题的意見，就可以看出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模糊千万人的意識。美国宣傳家企图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孤立苏联，使美

國在全世界保持旧有的同盟者，并得到新的同盟者。“心理战”的战略家誣蔑社会主义体系，誣蔑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營，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离間各国政府、共产党和劳动群众之間的关系。他們企图防止亚洲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民族解放运动。

“心理战”的目的是要积极影响各国的內政和外交方針，煽起战争歇斯底里，加强軍备竞赛，从精神上来訓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約各成員国人民参加反苏战争。

蠱惑宣傳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分的因素。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在美国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商人的每次发言中，在任何一派資产階級演說家的演讲中，都有这种宣傳成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說明真理”和“向人民介紹事实”等来遮盖的。

然而，也許讀者会問，关于“心理战”的目的，本质和方法的所有这些談話，只限于报刊上登載的吧？也許是私人不負責的閑話，或者是报界头目和政治狂人不負責的閑談吧？

不是这样。“心理战”是由美国政府直接搞的，而且被作为国家的一項政策。

大搞起来

为了查明美国政府根据大資本家的指示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的“心理战”的規模，用不着追溯很久以前的历史。实际上，在美国全国規模地大搞“心理战”还是最近的事。我們現在仅看一下“心理战”变成美国政府的公开活动的主要阶段。

1950年8月17日，美國政府在國務院設立了“國家心理戰略局”，其任務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進行心理戰”。這個局還負責編制無所不包的宣傳計劃，以促進實現美國對外政策的目的。據美國報刊報道，該局成員有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央情報局、經濟合作署和其他政府機關的代表。

國家心理戰略局的成立受到美國反動集團的大力支持。

大約經過一年以後，杜魯門總統下令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心理戰問題署（1953年改名為協同作戰署）。這個署的成員有當時的國防部副部長福斯特、副國務卿衛伯、中央情報局局長白德爾·斯密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美國心理戰綫的配合是多麼特殊！它包括國防部、政府、陸軍和情報機關……

1951年6月20日，杜魯門總統下令規定心理戰問題署的職權，命令中說：“本命令之目的，在於規定和保證更有效率地計劃、配合和進行國家政策既定的心理戰。茲設立心理戰問題署，負責遵照本命令之目的和原則全盤確定心理戰的目標、計劃和政策，並下達負責心理戰各主管部門及其所屬遵行，負責協調國家心理戰的力量並作出評價。該署應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自己的工作 and 對國家心理戰的評價，包括各主管部門及其所屬對心理戰的既定目的、計劃和政策的執行情況……該署軍事總顧問應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代表擔任，使該署確信它的目的、計劃和政策將配合既定的作戰計劃。”

這倒是一個露骨的文件。從這份文件中，清楚地看出對人進行集中的、大規模的、在“最高水平”上想出來的精神侵略的罪惡計劃的輪廓。如果人的精神狀態處於黑暗絕望中，如果人的思想里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怖，如果前途只有一條

路——不管怎样，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大资本家服务——那么誰还能談到人的精神状态呢？有誰能說这种精神状态（“心理战略家”的目标）比生活貧困輕松呢？何况在杜魯門的指示里，把思想侵略和武装暴力厚顏无耻地直接結合在一起。

美国报刊在介紹这个新設的署的組織时強調指出，它負責制定美国的“心理战”政策，包括宣傳，“并保証由美国政府 and 私人宣傳机关来实现这个政策。拥有无綫电广播系統的陆軍、移民局、經国务院許可对“苏联势力圈”人民进行工作的私人团体”、“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国务院其他情报宣傳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对于所有这些机关，都应当詳細說明情况，使它們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把握地进行同一运动。这是《紐約时报》評論員烏罗克在談到心理战問題署的“力量”集中时这样写的。

大家知道，美国商界、生意人、大工业家和金融巨头，对于美国政府各方面的活动，直接起着决定性影响。美国宣傳机器也在他們的指使下工作。

1948年，美国国会決議設立所謂美国情报問題諮詢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实现壟断資本組織和各宣傳机器之間的直接联系。这个委员会的成員有“全国广播和电视业协会”理事长查士丁·密勒（附带說明一下，密勒是在美国国会登記的广播和电视业的院外活动分子）和“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菲力普·李德。

后来，又和这个諮詢委员会平行，設立了一些委员会。例如，1951年3月7日，国务院宣布成立一般事務問題委员会，由十一名“富有国际經驗的”美国生意人組成。据美国国务院宣称，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制定和实行美国在全